

电影文学剧本

杨应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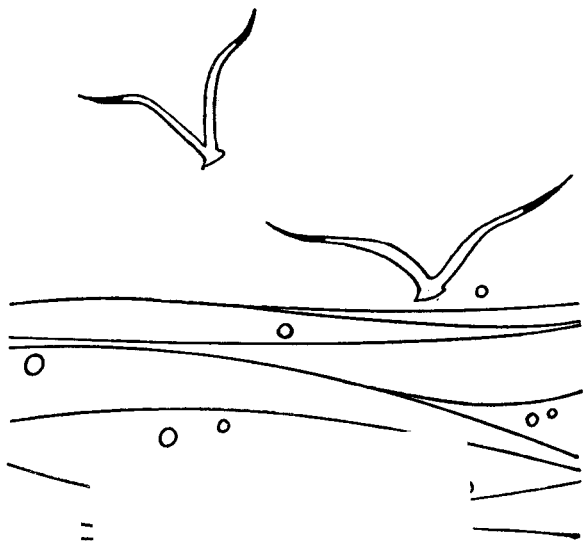
我的十个同学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我的十个同学

杨 应 章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内 容 说 明

本书通过西南某大学毕业的十个同学的不同经历和他们对社会所作出的不同贡献，歌颂了解放后十七年来党在教育战线上取得的成绩，并生动、有力地揭批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给教育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带来的灾难。

剧本结构比较新颖、别致，有一定的时代特色。

我的十个同学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字数：51,000

1979年1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统一书号：10061·336

定价：0.25元

—

西南大学校园。绿树如荫，红旗飘扬。

教学大楼的高墙上挂着：“欢呼党的十一大胜利闭幕！”的巨幅标语。

大楼前，几个教师正在贴大字报。大字报的标题是：

《再论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成绩不容否定》

远处，有人在喊：“方敏！”

贴大字报的一位女教师回过头来：“徐秋菊，什么事？”这就是方敏，三十多岁，看起来样子比她实际年龄还要小些。

远处走过来的徐秋菊喘着气：“方敏，快，快去看！”

大家吃惊地围住徐秋菊。

方敏：“看什么？”

徐秋菊：“有人贴大字报，说我们把矛头对准‘两个估计’就是反对中央！”

一老年教师：“好大的帽子！”

方敏：“走，看看去！”

二

办公大楼前的张贴栏处，很多人在围观。方敏挤进人群中，踮起脚来看到大字报的标题：《“两个估计”完全符合十七年的教育战线》。

人群中，有人在念大字报：“……当前，学校有一股势力，把斗争矛头指向‘两个估计’，攻击教育革命，为早已定了铁案的十七年教育战线翻案，其反对中央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人群中议论纷纷。

一位头发银白的教授：“算了吧，真叫人寒心透了！”

方敏旁边一位教师愤慨地说：“‘四人帮’打倒了，还念这紧箍咒，到底让不让我们说话？”

方敏问旁边的徐秋菊：“谁写的？”

徐秋菊：“一贯正确的李向根！”

方敏：“又是他！”

一个年近五十的高个子干部挤过来，声音很大地说：“怎么又是我？你们几百张大字报，一个调子对准‘两个估计’。对这种错误的倾向我能不表态吗？”

方敏：“李副主任，这么说，广大教职员工都错了，真理又只掌握在你手上？”

周围的教师和学生们的嘲讽地笑起来。

李向根尴尬之余：“方老师，我记得七二年你受到审

查，就是因为反对‘两个估计’吧？你不怕人家说你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方敏气愤地：“现在，‘臭老九’的帽子已经摘了，你别想拿前几年的那一套吓唬人！”

李向根：“摘了‘臭老九’的帽子，并不等于知识分子又可以翘尾巴！你们今天又把矛头指向‘两个估计’，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三

学校党委书记办公室。

方敏坐在沙发上，情绪激动：“刘书记，请你回答我，十七年的教育战线难道就是‘两个估计’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吗？党委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为什么不表态？”

刘书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地思考着：“在适当的时候，党委当然要表态！”

方敏：“刘书记，对‘两个估计’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啊？”

刘书记：“你想一想，‘四人帮’为什么要炮制‘两个估计’来全盘否定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为什么对十七年培养的知识分子打击得这么惨？”

方敏思索着这个严肃的问题。

刘书记走到办公桌后坐下，拿起一迭材料说：“我们收到大量的要求批判‘两个估计’的信，可是也收到了几

封说‘两个估计’完全正确的材料。”刘书记站起来走动着又说，“党委准备就这个问题在全校展开大辩论；同时，派人分赴各地，调查我校解放以来毕业的学生的表现，看他们到底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呢，还是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用事实来回答‘两个估计’。”

方敏兴奋地站起来：“刘书记，太好了，让我参加调查吧！”

刘书记：“你？”

方敏恳求说：“我是这个学校培养的，又在学校工作。我有话要说，我有发言权，我要用自己的调查来回答他们！”说着她的眼圈红了。

刘书记考虑再三，从卷宗里取出一份名单交给方敏：“好吧，我同意你去，调查十个人。”

方敏接过名单，不禁小声地念起来：“周梦家、俞庆东、凌桂山、陈惠芝、严松、杨昆林……”

四

方敏走出办公大楼，在台阶上碰见了李向根。两人都停住脚，互相对视着。

李向根讽刺地：“方老师，你找刘书记汇报了？”

方敏手里拿着名单：“李副主任，我不可以反映我们的要求吗？”

李向根取出香烟来抽着：“很遗憾，‘两个估计’是中

央下来的正式文件，刘书记推不翻它！”

方敏气愤地：“别拿什么文件吓人，任何文件都要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事实是最有发言权的。你等着，我们会用事实来回答你！”

李向根：“那么，真是决定要去搞调查了？！”

方敏：“你的消息很灵通！”

李向根冷笑两声：“哼，你以为搞搞调查，就能压服人？请问调查对象怎么确定的？”

方敏举着名单：“从各种不同表现的毕业生中抽出来的！”

李向根不以为然地：“算了吧，专挑几个好的调查，那能说服谁？”

方敏：“很遗憾，我们不搞‘四人帮’弄虚作假那一套。”她走下台阶。

李向根把烟头一甩：“慢，既然如此，我也提供两个人，请你调查调查！”

方敏：“谁？”

李向根从衣兜里取出一张名单递给方敏。

方敏看看名单：“李大志、沈玉洁……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向根得意地：“没有什么意思……啊，对了，沈玉洁还是你的同班同学嘛！我不妨告诉你，这两个人，所在单位也来学校调查过他们，李大志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沈玉洁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不过随便举两个例子罢了。既然你们要事实，那就调查调查这两个人吧。哼！不过，你们敢吗？”

五

方敏家里。

方敏正在收拾行装，屋里显得有些零乱。

徐秋菊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刘书记怎么说？”

方敏：“刘书记说都调查，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名单更要认真地调查！”

徐秋菊犹豫着说：“听说玉洁成了修正主义分子，我心里乱极了……”

方敏心思沉重地坐下来：“是啊，昨晚我也是一夜没有合眼，老想着往事……”

徐秋菊：“七四年她突然中断了来信，也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

方敏：“在学校时，我们住一个寝室，还一起发过誓，要永远忠于党……我怎么也不相信……”

徐秋菊看着手上的照片：“她几次来信要照片……”

方敏拿过照片，这是一张徐秋菊夫妻和一子一女的幸福的合家欢：“交给我吧……到时候，我会处理的……”她的眼里含着一眶泪水。

徐秋菊叹了一口气：“罗从芬也在那个县工作，你先

去看看她，或许能知道玉洁的事。”

方敏：“罗从芬……”她缓缓地摇摇头。

六

火车在尖锐的汽笛声中前进。

绵延不尽的千里沃野，绿浪滚滚。

方敏坐在车窗前。她对面站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解放军，他叫凌桂山。他把上铺的手提包提下来，包下的一本书落在地上。

方敏弯腰拾起那本书放在桌上。这是一本法文杂志。她对凌桂山说：“你的书。”

凌桂山放好了提包坐来说：“谢谢。”

方敏：“你读的法语？”

凌桂山不好意思地笑笑：“刚在学。”

方敏：“出差？”

凌桂山：“探亲。火车一坐就是两天半。”他从小口袋取出一张照片让方敏看，“回家看孩子。”

方敏看着照片，笑盈盈地：“几岁了？”

凌桂山接过照片：“两年不见，该念书了。”

列车员扶着一个妇女走过来。后面跟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列车员：“哪位同志这站下车，请照顾一下这位旅客。”

凌桂山：“我。”

七

火车站。

列车开动。凌桂山向方敏挥手。

烈日当空。凌桂山扛着沉重的旅行包和母子俩向出站口走去。

妇女一阵昏厥，差点摔倒。

小男孩：“妈妈……”

凌桂山忙扶着她：“怎么，你病了？”

妇女点点头：“谢谢你，同志。你走吧，你还要赶路。歇会儿，我就好了。”

凌桂山：“不要紧，我送你回家。”

妇女摇摇头：“我们还要转车。”

凌桂山愣住了：“啊……没有人接你？”

妇女淡淡一笑：“孩子他爸爸在钢铁厂，生产忙，我们去……”说着又是一阵昏厥。当她清醒过来后说，“你走吧，同志，别耽误你的时间，我就会好的……”

凌桂山：“不，我送你上医院。”接着向远处喊道，“三轮车……”

八

一辆小卧车穿过林荫掩映的大道，驶进某大学校园。

方敏坐在车上。她取出介绍信。

九

某大学校长办公室。

方敏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一杯热茶。

吴校长拿着介绍信：“俞庆东五七年分来我校无线电系，一直搞科研。在无线电遥控研究中有突出成绩，六三年升为讲师。”

方敏：“俞庆东老师现在担负什么项目的研究？”

吴校长：“这些年，他一直在研究无线电通讯的抗干扰问题。”

方敏：“抗干扰？……”

吴校长正要解释，门外急匆匆走进来一个人，肩上挂着一个包，手里拿着笔记本，看起来象个记者。他一进门就问：“吴校长，请你谈谈，今天俞庆东同志的试验成功的可能性大不大？”

吴校长：“老童，你可是每次必到。新闻记者的消息就是灵。”

方敏：“吴校长，抗什么干扰？”

老童接过话来对方敏说：“对不起，打扰你们谈话，我是省报的。吴校长，还是请你……”

方敏笑着说：“我是来了解情况的。虽说你是省报的，也有个先来后到呵！”

吴校长笑笑：“对，对。”他回过头对方敏说，“抗

干扰问题在无线电通讯中是一个重大课题，急待解决。多年来，国内外都十分重视，但都没有突破。俞庆东同志……”

老童打断了吴校长的话：“校长，请你给我讲一句，今天的试验有没有希望，不然我就赶另外的会……”

方敏：“吴校长，可是，抗干扰是怎么回事，我还是不懂……”

吴校长对方敏笑笑，站起来走到办公桌边去打电话。

老童插过来解释：“什么叫干扰？譬如，你要说话，我也要说话，咱们两人同时说，吴校长就听不清了，这就叫干扰。在无线电里，可不讲先来后到，要比谁的嗓门大……”

方敏：“这……”

吴校长对电话：“知道了。”放下电话走过来，“俞庆东研究的抗干扰就是使不需要的声音嗓门再大也不能干扰我们需要的声音。”

方敏：“那真好。”

吴校长轻轻地对老童：“今天的希望不小。我看，咱们三个人都去试验厅看看，怎么样？”

方敏和老童：“那太好了。”

— 〇

方敏、吴校长、老童走到试验厅前。吴校长推门，门从里面关着。他歉意地对两人说：“来晚了，咱们只有在外面等了。”

试验厅里传来清晰的无线电波声。

三人在走廊上的长椅中坐下。

试验厅里。在音乐、电波和压制性脉冲干扰声中不断传来清晰的无线电短波信号。

吴校长：“这个项目是七〇年国务院下达给无线电系的。可是，那时，无线电系被帮派体系控制了，不准搞。俞庆东知道了，自告奋勇找我。我问他，你不怕他们整吗？他说：‘国家急需的项目，不搞怎么行呢？让我试试吧！’就这样，他一搞已经是八年了……。”

方敏感叹地：“这几年正是‘四人帮’干扰最严重的时候！”

吴校长：“是啊，老俞可真是顶着干扰研究抗干扰！他们整他，批他，戴上‘白专’的帽子斗他，可他的研究一直没有停过。‘四人帮’粉碎以后，还有人说他翘尾巴，可他只当没听见……现在这个项目的进展很大……”

试验厅里，各种奇怪的干扰声突然出现。

老童倾听着，走过来对吴校长：“这是我们放的干扰电波？”吴校长点点头。

无线电波声隐约传来，但尖厉嘈杂的干扰声越来越大。最后，把三个人说话的声音也淹没了……

三个人紧张地望着试验厅。

刺耳的干扰声突然中断，一切回复平静。墙上挂钟的声音显得十分突出。

老童叹了口气：“没抗住……”

试验厅的门开了。几个老师走出来，脸上带着失望的表情。

三个人急忙起身走进试验厅。

试验厅里的老师围成几堆。其中一个个头不高，四十多岁，面目清瘦，戴着近视眼镜的人正紧张地调试着桌上的仪器。旁边站着三四个人，小声地议论着。

方敏站在门前观察着。记者老童已经挤到人堆中和大家谈论开了。吴校长走到戴眼镜的人面前，小声地对他讲了几句话，那个人调过头来看到了方敏。

方敏走过去，热情地和他握手。

那个人说：“我叫俞庆东。”

方敏：“我想约个时间和你谈谈。”

俞庆东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时间！”

方敏遗憾地：“呵，这……”

吴校长走过来：“老俞，这是向你母校汇报，怎么也得谈谈呵。”

俞庆东：“南大来的，好！你到我家里去，我爱人在家里，她叫秦友兰。嗯……今天晚上我一定回来。”

— —

方敏走到俞庆东家门前敲门，没人答应。

走廊外，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同志急匆匆走过来。

方敏：“请问，这是俞庆东老师的家吧？”

女同志：“嗯。”

方敏：“怎么没有人？”

女同志没好气地：“都死光了！”说着取出钥匙开门。

方敏：“你是，你是秦友兰同志吧？”

秦友兰：“你找我？”

方敏：“我找俞老师。”

秦友兰头也不回：“他死在实验室里啦！上那儿找他去。”

方敏：“我刚从那里来，他让我在家里等他。”

秦友兰“啊”了一声，走进屋去。方敏跟在后面。秦友兰在屋里取出热水瓶、毯子、杯子等物。忙得来来去去。忙碌中她顺便问了一句：“试验怎么样？”

方敏一直站着，看着她：“我不懂，好象没有成功。”

秦友兰表情更不好：“人家说得好，‘风头出不了，洋相倒不少’。”说着往里屋走，一面又自言自语地说，“外面闲话没有听够，还把外人请到家来……”

方敏跟在后面：“秦老师，你误会了。我不是外人，我从西南大学来，我叫方敏。”

秦友兰这才停止了收拾东西：“什么？你从南大来，有什么事？”

方敏友好地：“我是南大中文系毕业的，留在南大工作。”

秦友兰舒了一口气，略露微笑：“这么说，我们还是老同学了。我是南大数学系五八届毕业的。”

方敏：“是吗？真想不到，你还是我的老学友。”

秦友兰这才让座：“请坐。方老师，你别笑话，这个家不成个家了。庆东，他是不管的。今天孩子的病又犯了，我刚送到学校卫生院。现在回来取东西，要去陪夜……”说着眼圈红了。

方敏安慰劝解道：“秦老师，你够辛苦的了。”

秦友兰：“是呵，老俞一心扑在他的科研上，我呢？又要搞教学，又要作母亲，还要当保姆。到时候还要给他洗衣服。你不叫，他一个月也不会换一次衣服的。遇着老俞这种人，维持个家，带个孩子真不容易。好在你也是女同志。一说就懂……”

方敏：“我懂，我懂。”

秦友兰：“七一年夏天，孩子才四岁，发高烧，我急得不知道怎么办好；我要他看着孩子，自己去取药。等我回来，孩子一个人在雨地里淋着……”

方敏：“那俞老师呢？”

秦友兰：“他，我前脚走，他后脚就走了。孩子一个人怕，到门口找我。那天突然下起暴雨来，孩子淋了一身雨，晚上烧得昏迷不醒。我急得跑到实验室找到他，问他